



[行游天下]

登太白山

□原本 文/图

喜欢户外旅行20年了,西藏、新疆各去过2次,贵州去了3次,云南去了5次……唯有登太白山那次的经历,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
太白山位于陕西省境内,是秦岭最高峰,也是青藏高原以东第一高峰,海拔3767米,早年曾是国家登山队的训练基地。全国驴友都以登太白山为荣,登过此山才算真正的“强驴”。

那是2011年8月10日下午1点,我们一行五人准时出发。领队麻雀是资深驴友,登过10次太白山。队员有黑丫、丸子、加一和我。黑丫和丸子也是登过5次太白山的“名驴”,只有我是名副其实独一无二的“菜驴”。晚上10点到达山脚,我们搭起帐篷露宿。

第二天早上6点出发。我们计划从汤浴口上,目的地是太白山顶峰拔仙台,登顶后原路返回,全程徒步125公里,预计用5天时间。5天的干粮加上帐篷、睡袋、衣物、炉灶等,每人的背包都有50多斤重。

这一天,我们16个小时走了25公里,从海拔600米走到海拔2800米,晚上10点到达营地平安寺。

晚饭后,我突然感觉身体发冷,浑身哆嗦,赶紧拱进睡袋。彼时虽是盛夏,但由于海拔高,气温只有几度,又处于停歇状态,没能及时增加衣服,身体极速失温,有经验的户外人都知道,这种情况,严重的可能失去生命。还是经验不足,我第一天就遇到了。夜里全身发烫,我默默祈祷着,千万不能让这次行程就此结束。

第三天早上6点,大家陆续起来,我竟无大碍,真庆幸!这天目的地是明星寺,行程20公里,最苦的一段路叫“五上五下”,其实就是翻五座山,坡很陡,需手脚并用,的确很累。因有头一天的教训,下午5点一到营地,我就赶紧穿上鸭绒衣裤,然后迫不及待地去看明星寺到底是个什么样。

只见一个四处漏风的破房子,依山而建,地面坑坑洼洼,屋顶不知去向,屋

门上方歪歪扭扭写着“明星寺”,叫人大失所望!

做饭前我去取水,取水处在一个山洞里,我进去就吓了一跳——不知是谁放在这里一口破铁锅,接着从洞顶石缝滴下来的水,一群老鼠沿锅边密密地围成一圈,都伸着头在喝水,竟对我视而不见,反倒把我吓了回去。我问领队:“就这一个水源地?”领队说:“嗯,有水就不错了。”我只好硬着头皮再去,先把老鼠赶走,再取水。

这晚,大家一边喝茶,一边聊天,早已忘了这沏茶的水,是老鼠刚喝过的,也算和老鼠“同饮一锅水”了。

太白山海拔高,夜空也特别美,可以和西藏、青海湖的夜空比,满天星斗,不时有流星划过。那种夜不是太黑,泛着些蓝,星光闪烁,通透得不真实。大家正在观天吹牛,突然瓢泼大雨倾泻而下。

第三天,路途15公里,下午3点我们就到了宿营地放羊寺。这天意外碰到几只太白野羚牛,它们身材高大,全身淡黄,牛角盘旋向前,是世界上公认的珍贵动物之一,有幸一见,令人惊喜。

第四天登顶,途经文公庙后,看见了两个高山湖——大爷海、二爷海,湖水似蓝宝石,很是养眼。踏着第四纪冰川遗留下来的石海,在筋疲力尽时,我们终于到达拔仙台。这里原有座庙,已被雷劈成废墟,烧焦的木桩依稀可见……山顶云雾缭绕,一览众山小。

第五天,下山路,经过大片松林,松塔累累,松子大而饱满,入口香醇,每个人都如孩子般开心地装了满兜松子,忘了这五天的艰辛与疲惫,伴着歌声下山而去。

后来才知道,出发前,麻雀、黑丫、丸子预谋多日,目的就是为了让让我突破心理障碍,实现徒步登太白山的愿望。现在回想起来,真要感恩那些在生命中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,没有他们,就没有我人生中的每一次精彩!

[若有所思]

礼物

□王溱

天还没亮,老两口就忙开了,挑水,洗豆,磨豆浆……也不知那石磨怎么了,一年比一年重,不到中午就腰酸背痛。你说歇歇?不能歇啊,儿子的学费就靠它了。幸好儿子已上大三,总算快盼到头了,再转几年就能享清福了。

过年时,老两口日夜期盼的儿子回来了,还带了礼物——太极健身球。他兴奋地说,爹、娘,现在城里的老人都玩这个,你们也得多锻炼锻炼,瞧,我示范一下怎么玩,就这样,转、转,再转。

[生活手记]

菜园盘点

□徐斌

公历新年已过,农历新年也要到了。四时花开,在二十四节气里穿行,种菜又一年。

读到吾乡诗人张籍《和左司元郎中秋居》里的句子“身外无余事,唯应笔砚劳”,我想到的是“身外无余事,唯觉种菜忙”。由春,而夏,而秋,播种,浇水,施肥,除草,忙碌中自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。

冬天清闲许多,每至园中,多是采摘、索取。菜不用浇,过冬的蔬菜,特别是青菜,地要干些才不易冻坏;不用施肥,雨水里就带着肥料;不用捉虫,偶尔薅薅杂草,让太阳晒晒后背,晒晒屁股,晒晒寒腿。有时坐在阳光下读些闲书,也像张籍说的那样,贫贱易为适,端坐无余思。

晚上,靠在床头,跟妻子闲聊,聊到菜园。由一天聊起,接着一月、一季、一年,像菜园盘点。

这一年,萝卜、山芋、山药蛋、赤小豆长得不好。萝卜小,像乒乓球似的,还有糠心、空心的,像老葫芦瓢。山芋满田跑藤,涉沟过坎,像小狗撒欢儿,块根皆袖珍版。山药蛋是朋友从北京带回的种子,我第一次种,细藤有米把长,触须像卷毛狗似的,可是没结果实。赤小豆枝繁叶茂,后来叶片染霜,患了白霉病,颗粒无收。

不过,这些都不要紧,不影响心情。况且,我知道了山药蛋的种植,是要挖深沟,填虚土的,长了知识,也开心。

青菜、苦瓜、丝瓜、芹菜、洋葱、番茄样样都好,像少年,日见其高,精神饱满;初次栽植的圆白菜、人蔘菜,长势旺盛,喜煞人也。你看圆白菜,只是铅笔似的小苗,长啊长啊,长成盛开的莲叶,再渐渐盘成圆形,像新娘的盘发,像新妇隆起的肚皮。你看人蔘菜,夏时整畦碧绿,如凝脂,如翡翠,不染纤尘,清秀脱俗,秋来细茎摇曳,无数调皮的米粒大的碎红花,像玩顶竿的杂技演员,沿着细茎往上攀爬,且不时伸胳膊踢腿,展示她们的娇美与可爱。

特别是秋茄子,割了老菱(gāi)发新叶,紫花朵朵如蝴蝶,果实硕大如棒槌,吃到嘴里细细密密。少年时,曾听说老茄子可以结二茬,总是半信半疑。多少个寒暑过去,多少次春花秋月,在紫叶、紫花、紫果实的接力中,梦想变成了现实。不过个中甘苦也多,几乎天天浇水,隔三岔五浇粪。天气干燥,地力也尽,秋茄子像用尽力气的女人,没有足够的营养,哪能继续结呢。

至于冬日里的青菜,像极了戏剧中的青衣,素雅、稳重。不同的是,戏剧中的人物命途多舛,故有“抱肚子旦”“苦条子旦”之说,青菜则开朗沉稳、乐观知命。

菜园是蔬菜的家。蔬菜,有的来自古代,如豌豆,《诗经》里就有,“采薇”的“薇”就是;有的来自异国,如西红柿。有的本身就是故事,就是传奇,就是诗,就是画。每一棵菜,茎叶花果,还有缠绵的藤,都入得画,而且四时不同,晨昏有异。有的画家,把它们作为案头清供,甚至还与它们对话。

读书时,我时常走进文字的菜园,比如许冬林的《植草香里素心人》、蔡珠儿的《种地书》、刘菊英的《消逝的农村》。今早读切·米沃什的《礼物》,写的不就是我的菜园:如此幸福的一天。雾早就散了,我在花园里劳作。蜂鸟停在忍冬花上。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。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。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,我都已忘记。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并不使我难为情。在我身上没有痛苦。直起腰来,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。



大自然赠予的绝美宿营地